

广东省作家协会

五
十
年
文
选

50年

(1953 - 2003)

SAN WEN JUAN

散
文
卷

花城出版社

《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1953 — 2003)文选》

编委会

主 任：陈国凯 廖红球

副主任：谢望新 吴赤锋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康	伊 始	李钟声	吕 雷	陈国凯
杨羽仪	吴赤锋	何 敏	欧阳翎	金 岱
金敬迈	郭小东	饶芃子	黄树森	黄培亮
程文超	蒋述卓	谢望新	蔡玉明	蔡运桂
廖红球	廖 琪			

散文卷

主 编：廖红球

副主编：谢望新 吴赤锋 杨羽仪 陈剑晖

责任编辑：方 亮

美术编辑：叶海燕 张林婴 陈忠毅

广东省作家协会

五十年文选

(1953—2003)

散

文

卷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 (1953~2003) 文选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10

ISBN 7-5360-4446-1

I. 广...

II. 广...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广东省-当代

IV. I21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4719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花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4.25 11 插页

字 数 345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 套

书 号 ISBN 7-5360-4446-1/I·3545

定 价 (精装全套) 38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广东省作家协会走过了五十年的风雨历程。五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但在广东文坛，却是风云际会的五十年，大变革的五十年，也是取得不俗成绩的五十年。五十年来，我们始终旗帜鲜明并坚定不移地高扬社会主义文学精神，努力为广东文学创作创造条件，使广东文坛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这些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既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有机成分，也是岭南文化的血脉的组成部分。我们为此而感到欣慰。

文学乃作家协会的立会之本，繁荣文学乃作协工作之灵魂。不管风吹雨打，不管潮起潮落，我们都坚持以发展文学事业为中心，理直气壮地开拓广东文学事业。因此，尽管面对滚滚商潮和多样多元的社会生活，面对太多的冲击与诱惑、困难与问题，我们仍坚守着社会主义文学精神，坚守着文学阵地，没有唉声叹气，没有晕头转向，没有随波逐流。现在，当我们蓦然回首，可以欣然看到，社会主义文学的壮丽旗帜始终在广东高高飘扬！

在《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1953 — 2003）文选》出版之际，谨以此为序。

陈国凯
2004 年 11 月

编辑凡例

为纪念广东省作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特编辑出版《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1953 — 2003）文选》，以彰显五十年广东文坛的主要成就，也为后人留下一座文学的里程碑。

这部《文选》有11卷。包括：中篇小说卷（上、中、下）3卷，短篇小说卷（上、下）2卷，诗歌卷、散文卷、报告文学卷、杂文卷、文学评论卷、儿童文学卷各一卷。以上各卷每卷约30万字；全套《文选》计约330万字。

《文选》的入选作品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于1953年至2003年间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报刊及出版社发表、出版的文学类著作。

长篇小说不在这次编选之列。我们将编录“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1953 — 2003）长篇小说目录索引”，另行出版，作为这部《文选》的附录。

《文选》的编选原则是：

1. 入选作品应突出主旋律，并在社会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获得过全国大奖、省级政府奖，或入选过全国性的权威刊物，或获得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奖项；
2. 入选作品应具有代表性，因为五十年间有些年份评奖活动很少，则综合考虑选入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
3. 入选作品应该具有较高的艺术或学术价值，同时体现艺术和学术上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
4. 由于五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新时期以前的作品，在尽量保持历史原貌的前提下，个别政治术语会作适当的斟酌和处理；
5. 入粤作家入粤前在广东之外发表的作品，没有编入这部《文选》；
6. 考虑到各种原因，现已移居海外的原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所发表的作品，也没有编入这部《文选》。

在入选作品先后排序上，我们尽量按照作品首次发表的时间先后为依据，以使读者对广东文坛历史的演变能把握到较为清晰的脉络；但是，毕竟有半个世纪的跨度，且篇目繁浩，时间迫切，有些作品难以查到准确的首次发表日期了，所以在部分卷中，入选作品则以作者的姓氏笔划为序。

以区区330万字的篇幅，来涵盖广东文坛五十年的辉煌成就，显然力有不逮。挂一漏万之处，敬请指正、包涵。

《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1953 — 2003）文选》编委会

2004年11月

序言	(1)
编辑凡例	(2)
万振环：老屋的荒凉	(1)
马 莉：蟑螂在厨房的下水道里躲藏	(5)
区 区：越南小伙阿长	(11)
邓慕尧：粉红色的回忆	(15)
艾 云：我想体会无爱的激情	(19)
左 夫：闽南观石	(28)
卢锡铭：悲壮的尴尬	(32)
刘 宁：画眉鸟	(36)
刘斯奋：梅花，一个古老的故事	(40)
关振东：夜游珠江	(44)
吕 雷：诗的长江，梦的三峡	(48)
向 明：母亲的河，永恒的家乡	(52)
华 嘉：忆新波	(57)
沈仁康：碉楼记	(60)
苏 晨：田黄	(67)
杜 埃：我的母亲	(73)
李兰妮：知青墓地	(78)
李存修：泰姬陵不是悲剧	(83)
李泽光：信来信往	(88)
杨 石：爱竹	(92)
杨 奇：罗浮礼赞	(96)
杨之郊：安娜的五月九日	(100)
杨干华：珠江水记	(103)
杨文丰：啊，阳光	(108)
杨羽仪：冷藏的凤凰	(114)

杨光治：紫禁城情思	(118)
杨剑基：苏曼殊与调筝女	(125)
杨黎光：走不出外婆的目光	(128)
张 波：约会白桦	(131)
张宇航：北欧纪行三篇	(134)
张振金：松风	(142)
陈志红：文化的细节	(145)
陈伯坚：狮城恋	(148)
陈国凯：刮目相看“副刊”	(155)
陈残云：老挝姑娘	(159)
陈剑晖：大漠意象	(164)
陈俊年：南边的岸	(167)
肖 力：位置	(173)
肖建国：多情湘女	(176)
吴有恒：汀茫君	(180)
岑 桑：残雪的断想	(186)
何卓琼：飘零弟子与道骨仙风	(189)
范若丁：秀表姐	(195)
林 遐：大海	(203)
欧阳山：依依惜别的时刻	(206)
易 征：花尾渡	(211)
金 岱：道德公式：在绝对的 X 之上还有一个绝 对的 X	(216)
周彦文：父亲还活着	(219)
贺 青：榕树的怀念	(224)
郭小宁：期待	(228)
高凯明：蓝色	(232)
秦 牧：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	(237)
陶 铸：松树的风格	(244)

梁凤莲：负离子的呼吸	(247)
商 河：雪	(256)
曹淳亮：戒严路上的白衣少女	(259)
黄天源：文学，我生命中的阳光	(262)
黄金明：河流	(266)
黄秋耘：雾失楼台	(274)
黄倩娜：是谁拉动了我的窗帘	(283)
萧 殷：严寒的夜晚	(287)
梵 杨：骊山怨	(294)
符启文：呼兰河之魂	(299)
温远辉：博尔赫斯：隐于时间的神秘暗号	(304)
谢连波：静静的荔枝林	(308)
谢望新：五台山人车祸纪实	(311)
曾明了：孤独的神鹰	(319)
韩北屏：金字塔的启示	(324)
紫 凤：深山贵客	(329)
筱 敏：记忆的形式	(334)
雷 铎：云游八方赋	(343)
廖红球：斗牛	(347)
蔡玉明：终极之爱	(351)
蔡宗周：刘公岛断想	(356)
熊光炯：魂断钟声	(361)
熊育群：生命打开的窗口	(367)

老屋的荒凉

万振环

两年前，慈母高龄辞世，我回家奔丧。

母亲的遗体停放在老屋的大厅里。大厅分上、下厅。家乡风俗，老人去世后，其遗体移至上厅，子女夜间在下厅看守，三四天后才下葬。

堂弟陪伴我守灵。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生前我托付给他照料；如今伯母谢世，他跟我一样悲痛。他主动提出要陪伴我守灵，以尽一点最后的孝心，自然我是十分感激的。堂弟媳妇搬来一捆稻草，铺在门板上，上面再摊上席子，替我们搭了一张简易的床铺。

夜深了。堂弟这几天因为过于疲劳，很快便打起了呼噜；我却怎么也睡不着，除了环境的改变，主要还是由于悲伤过度，使大脑皮层产生一种亢奋状态。我凝神谛听着周围的动静，四周寂静得像深山里的寺院；勾起头望望上厅，在一顶白纱帐里，母亲安详地沉睡着，脚旁亮着一豆粒大的灯光；我的床铺旁边也同样亮着一盏豆料大的煤油灯，整个大厅显得一片阴沉昏暗，有一种凄凉的氛围。我在悼念母亲的一篇文章里说过：“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骨肉亲人的死亡。”现在我正在经受这种剜心割肺般的苦痛。

离开故乡外出谋生已经 30 多年了。乍一回来，本来就有种非常陌生的感觉；特别是而今身处这样寂静的环境里，我突然感到这个聚族而居的老屋，变得冷落、荒凉了！

这是个围龙大屋，典型的客家民居。据传我的十四世祖先洪祚

公，当初在此地大兴土木，建造这座共有几十间的瓦房时，曾经担忧没有那么多来往，也难怪，那时是宋元时代，人丁稀少；老祖宗恐怕连做梦也想不到，后来会发展到上千人！以至压根儿不够居住，许多人只好在围龙大屋后面加盖茅屋来栖身。40至50年代，我家十几口仅有一间瓦屋，大多数人住的都是茅屋，——我自己就住了十几年茅屋。这茅屋盖得可不像神仙住的，那么潇洒和富有“诗情画意”，夏天热得像个蒸笼，冬天因为四面来风而冷得要命。这且不说它了，更险的还是水火两灾：洪水一来，把茅屋冲得东歪西倒；有哪家不慎失火，常常把连片的茅屋毕毕剥剥烧个精光。乡亲们为了避水灾（当然也避火灾），纷纷跑到岭头去搬地基，建新房了，尽管多半建的还是泥砖瓦房，但不再是茅草屋了。

这么一来，这座围龙大屋变得冷落与荒凉了。

……堂弟睡了好一阵忽然醒过来了。他轻声问：

“哥，你还没睡？”

“嗯。我睡不着。”

“现在怕有两点了吧？”

我看看表：“三点十五分。”

在沉寂的气氛中，突然隔壁传来“吱呀”一声开门声，一个人穿着木屐嘀哒嘀哒走出来。我问：“这是什么人？这么早起床！”

“不，这是xx的儿子，患了一种夜游症，晚晚都要出去转一转，不知情的真会吓坏呢。”

我侧耳细听，木屐声响着出了大门渐渐远去了，直到完全消失在沉沉的黑夜里。老屋显得更加沉寂。

“现在还有多少人留在老屋里住？”我问。

堂弟扳着手指数了一数，说：“只有四五家了。”

“这么多房子没有人住，是很容易坏的。”

“那是。我们这地方靠近梅江，每年少说也有两三次水灾，大伙为了避洪水，没法子只得转移啰。”实在太困，我终于迷迷糊糊地入睡了，但很快又醒了过来。隔壁那个“夜游神”回来了，他的脚步声

由远而近，在宁静的夜里是那样清晰；接着是开门声、关门声，然后夜又复归死一般的寂静。

我再也睡不着，双手枕着头在沉思默想。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度过的，我对这座围龙老屋太熟悉了，它有过显赫辉煌的历史；它坐落在一片广阔平坦的田畴之中，特别是它门前的正中竖立着一个高大牌坊，显得荣耀威严，这在远近村庄是出了名的。它使在这儿居住的子民们感到骄傲，使浪迹天涯的游子每每谈起故乡来，内心里就会情不自禁生出一种豪迈的感情来：“我家住在竹塘牌坊屋！”

然而，数百年来，围龙大屋经过岁月的沧桑，经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刷、浸泡，虽说未能将它摧毁，但也使它伤痕斑斑而变得衰老了。一代又一代的前辈像我母亲那样，断气后停放在厅堂中，再从这里抬了出去，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啊，它亲自目睹过多少悲痛欲绝的故事！但它也看见过许许多多抬着新娘的大红轿子喜气洋洋地进入厅堂——当然，这只是旧时发生的事了。

在我懂事时开始，我就知道我们这座庞大的围龙屋住满了人，不够住则在大屋背后加盖茅房；几百口人丁挤住在一起，熙熙攘攘，何等热闹！客家妇女的勤劳吃苦精神是出了名的，每当天刚蒙蒙亮，女人们就起来了，洗刷锅盖碗筷，到井台挑水，中间夹杂着一两句戏谑笑骂声……，可以说，每天的黎明、围龙大屋上空奏起了一阵阵动听的交响乐曲，而今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清晰、迷人；可是现在呢，也是黎明时分，过去那种热闹动听的劳动交响乐却是听不见了，永远消逝了！

办完母亲的丧事，在离开故乡前，我特意在这座荒芜了的围龙大屋里转悠了一趟。但见墙壁陈旧水渍斑斑，各个残缺的门上挂着一把锁；天井里、屋檐上杂草丛生，地上积满一屋厚厚的灰尘，到处散发一种发霉的气味。大屋后面我曾经住过的“草庐”，早已荡然无存，它的方位我甚至也辨认不出来了。站在远处眺望围龙大屋，活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静静地蹲伏在田间，嘴里抽着旱烟，悠悠地在沉思着什么，谁也不去理睬它。

老屋真的被冷落了。

人们抛弃老屋跑上岭头，建造起一幢幢新瓦房，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我不知怎的，内心里却涌起一层淡淡的惆怅与忧伤。

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怀旧”情感吧？

1995年10月于广州

蟑螂在厨房的下水道里躲藏

马 莉

蟑螂在我的家居生活中扮演着一本通俗小说中的角色，在我家的几度迁徙之中这个不太让我喜欢的虫类始终与我形影不离。从我开始记忆的时候起我的母亲就告诉我这个长着一对翅膀但是并不会飞行的虫类是不受人类欢迎的。在我6岁那年的某一个闷热的早上，我正在餐桌前吃着早点，忽然听到厨房的下水道里发出一点点响动，我就向厨房走去，蹲下来，接着我就看见了一只蟑螂从厨房的下水道里爬了上来。这只蟑螂比较大，它有着一对酱红色的翅膀，酱红色接近酱油的颜色，而酱油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也是最常吃的一种调味品，我经常看见我的母亲或者我的祖母在煎蛋的时候最后都要在黄澄澄的蛋上面浇上几滴，在炒肉炒菜或者炒饭的时候更要浇上一些，因此我从小就喜欢吃用酱油做的菜和用酱油炒的饭。当我看见那只蟑螂有着我餐桌上上面的一只小碟里的酱油一般的颜色，我就立刻兴奋起来，放下碗筷就要用手去捉，但是很快那只小小的虫子就发现了我的意图，立刻返身重新钻进了下水道。当我蹲在下水道的旁边等待蟑螂再次出现的时候，我的母亲就把我拉开了。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我的母亲用一种气味很浓烈的叫作“敌敌畏”的药水喷洒在下水道的四周，母亲说这样蟑螂就再也不会爬上来了。我从小就知道母亲手里拿着的是一种能致人以死命的毒药。我最初的对于蟑螂的记忆就是跟厨房、下水道、食用酱油、能致人以死命的毒药……这些俗常、亲切、陌生而又带有恐怖色彩的家居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开始我对蟑螂并没有讨厌的体验。因为母亲讨厌它，也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讨厌它，我也就对它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教科书上都说它是一只害虫，就连法国的昆虫大师J·H法布尔在他的《昆虫记》中也没有提到过一笔它。总之我是不喜欢一种名字叫蟑螂的虫类。

但炎热而潮湿的南方却是蟑螂滋生梦想的最好天堂，它们一只一群群地在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出没，它们似乎没有洞穴，只要有气味的地方就会发现它们的足迹，有时候是它们小小的像黑芝麻点一样的粪便暴露了它们的行踪。它们不仅躲藏在下水道里，还躲藏在书柜里、衣柜里、鞋柜里、餐柜里，在床底下，在门缝中，在一切有人触摸过的但却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在某一个中午由于看见了一只蟑螂爬行的痕迹，一只蟑螂啃食过的食物，一只母蟑螂遗留下的孵巢，我便恍然记忆起了俗常日子的流失。当一座美丽的屋宇盖好了之后，刷在窗棂和门扉上的各种色彩的油漆混和着新鲜水泥的气味飘荡在空气之中，这时候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是没有蟑螂的。可是当人们把自己的身体、声音、影子、气味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统统带了进来，这座房间清新的油漆味和水泥味就消失了，人的气味充斥其中。这座房间便很快地就产生了蟑螂。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的母亲常常迷惑不解地抱怨道：我们并没有把蟑螂带到新家里来，而新家原本干干净净也没有一只蟑螂，可是为什么一个十分干净的家住久了就自己滋生出那么多的蟑螂？是因为房子脏么？不，我的母亲经常爱打扫房间，她常常把厨房洗刷得干干净净的，甚至一尘不染。但蟑螂从哪里来？我的母亲非常讨厌蟑螂，几乎每个星期的假日她要做的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用“敌敌畏”来毒死蟑螂。看母亲毒死蟑螂是我小时候最快乐的一件事情，而我的母亲总是不让我看她怎样毒死蟑螂，她让我离得远远的，她说这种毒药对人体有害，尤其是对女孩子危害更大。我就记住了她的话，无论在哪里我都很怕“敌敌畏”的气味，而我的母亲却一点都不怕，她似乎在医院里已经习惯了一切包含药素的味道。有一次是中午，我的母亲下班后匆匆吃完了饭，她趁我中午不肯午睡在外面疯玩的机会，在房间里的各处角落喷上了“敌敌畏”，她

就径自去洗澡了。洗好了澡，她以为那些气味已经散发到户外并消失在很远的空气中了，就穿着一件美丽的睡衣开始午睡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她还没有起床。护士就从病房里匆匆跑来找她去给病人看病，可是叫了她半天她还不起床，发觉不对劲儿，才知道她中毒了，于是就**开始抢救**，待她苏醒以后——从那以后，我的母亲再也不使用“敌敌畏”了，而是改用了另一种新的化学产品，母亲说这种新的化学杀虫剂是对人体无害的。母亲在消灭蟑螂的家居生活中使家居生活充满着亲切的人间气息，而那些有着一对翅膀但是不会飞翔的虫类在日常的岁月中依然隐蔽地出没，伴随着人类生长的气味，家具的气味，水果腐烂的气味，在潮湿的夜晚，在炎热的午后，在墙壁的阴影里，在永无休止的时间中，沉默地繁殖并且顽强地生存着。人类永远消灭不了蟑螂，因为人类永远需要一个温暖的家，一个有着新鲜水果和蔬菜、有着面包和牛奶、有着孩子的哭声和散落在木地板上的废纸屑的有声有色的家，而一个这样的家倘若没有一只蟑螂的偷窥与喝采就不像一个温暖的家。但一个温暖的家倘若有太多的蟑螂的大举干扰就更不像一个温暖的家了。

我至今仍记得 1996 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蟑螂袭击过我的家。这样说来似乎有一种耸人听闻的意味，但事实确实如此。那是所有炎热的夏天中一个俗常的夜晚，一只很大的红色蟑螂爬行在我家厨房的砧板上，后来又爬行到了那面窗玻璃上。我的先生发现了它。我的先生就用扫帚试图去消灭它。但它突然张开一对红色的翅膀飞了起来。呵，一只蟑螂竟然会飞？我的先生十分恼怒，再次用扫帚去拍击它，而它竟然与扫帚对抗起来，它坚决不肯被消灭，而它确实是飞了一会儿。但它没有飞出多远——只在不太高的半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就重重地跌落在地上了。但它并没有跌伤，更没有死亡，而是迅速地跑到了一个更加秘密的角落里隐蔽了起来。半夜的时候我的先生被一阵悉悉卒卒的声音吵醒，原来是一群疯狂的蟑螂正在厨房里上蹿下跳地奔忙，它们在兴高彩烈地寻找着食物：或者爬行在炉灶的边缘嗅着那些没有擦干净的余香，或者趴在砧板上面舔些飞溅的油星晕沫，有的津

津乐道地在啃食着西红柿和胡萝卜，还有的甚至在已经系好的垃圾袋里进一步挖掘和寻找——也不知它们是怎样爬进袋里去的，总之它们显得那么兴致勃勃。这下可真真气煞了我的先生，他找来一种德国进口的杀虫剂来喷射，大面积地喷射，所有的西红柿和胡萝卜也都喷上了药，看来是不准备再食用它们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先来到厨房，看见地面上大大小小地躺着一片片红与黑的尸体，是的，是红与黑的，因为蟑螂中了毒之后身体由红色慢慢地变成了黑色，尤其那些中毒很深的蟑螂则完全变成黑色的了，并且把肚子鼓得高高的，仰面而死，但它们的翅膀却依然是红色的。这个场面十分恐怖。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面对如此众多尸体的场面，虽然它们是虫类的尸体，但虫类的死亡触动了我每一根神经。那一天我头很痛。我用那只扫帚一共清扫出了 79 只蟑螂的尸体。我真正惊呆了。面对这样的场面让我想到的不是害虫的死亡，而是另一种死亡——在阅读《索菲的选择》一书中所看到的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那些无辜者的死亡。是的，那一年我正在阅读这样一本书。那一年我还在这部同名的影片中看过扮演索菲的女演员斯特里普的眼睛，那是一双绝望的疼痛的眼神。面对两个孩子，法西斯只允许她选择一个，她没有办法选择，但她必须选择。有一天在办公室里我的一位男同事忽然问我，面对我的爱人和我的孩子，他问：你选择哪一个？我当时立刻想到的是索菲的选择。我实在没有办法选择，我就说，那就只有消灭我吧！我觉得这是我最好的选择。而索菲不行，她连消灭自己以换取两个孩子的生命的权利都没有。索菲的绝望是真正的绝望。

在我居家的那些日子里，面对我的厨房那被毒死的虫类的大片尸体，那天我有一种犯罪感，因为我觉得我直接参与了这样一场虫类世界的大屠杀。这场对于虫类的屠杀让我有了一次战争的经历。那几天里我的心情一直不安。

我终于明白了来自索菲眼睛里的最为苦难的言说。世界上的任何一场屠杀，其参与者都不仅仅是那些持刀的刽子手，它还包括了那些手无寸铁的旁观者、沉默者……他们也都是无法逃避责任的一群人，